

“小鱼儿”畅游社区听民意

滨城区第三小学保安崔俊昌坚守本职工作,对学生爱护有加

怕学生乱跑,带孩子们喂兔子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泽云



59岁的崔俊昌是滨城区第三小学警卫室的一名保安,干这份工作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除了把本职工作做好之外,他还帮学校搞绿化、给孩子们烧水、打扫公共厕所等。因为不想耽误工作,他一年之中只在大年初一时回家给80多岁的老母亲磕个头,饭都来不及吃就匆匆赶回学校。因为工作突出,今年教师节,滨城区第三小学党支部给他颁发了“荣誉证书”。

工作尽职尽责 局长来了也得登记

崔师傅尽职尽责,是学校里出了名的。有一次,教育局局长来第三小学检查工作,因为崔师傅不认识局长,硬是让局长登记。有人告诉他来者是局长后,崔师傅便说:

“那得拿出身份证明,不然就得登记。”

除了对自己的工作尽职尽责之外,崔师傅还帮助学校搞绿化,给花草浇水、摆花盆,并且还主动打扫学校的公共厕所,“那些20多岁的年轻人怕脏,我就和校长一块打扫厕所。”

崔师傅心思还特别细致,为了防止有人破坏学校电动大门,他自己从家带来铁链和锁头,每天晚上把教学楼内门窗关好后,再用自己带来的锁头把大门锁上。

离家15分钟车程 一年却只回家一次

崔师傅家在滨城区梁才街道办事处,家里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母亲,妻子则在家照顾母亲和孙女。从第三小学到家骑电动车大约用15分钟时间,但是崔师傅却为了工作,每年只在大年初一的时候回家给老母亲磕个头,然后饭都来不及吃就匆匆赶回学校。“学校领导都对我很好,我不能辜负他们。”崔师傅告诉记者。“学校警卫室就我一个人,我得24小时订在这里。因为家里还有老母亲,村里很多人都不理解。我也想过要辞职,但是看到领导都对我这么好,就算了吧。”崔师傅说。让崔师傅安慰的是儿子们都住在滨城区,隔三差五就会去看看他。

怕学生下课乱跑 带孩子们喂兔子



课间,崔俊昌和学生们一起喂兔子。

苑女士家住黄河十路渤海七路小周家附近,女儿在滨城区第三小学上一年级,因为家住得离学校比较远,接孩子放学有时会晚些。“崔师傅人很好,每次都等到我把孩子接走后才去吃饭,即使托熟人来接,崔师傅也会给我打个电话再确定一下,才会让人把孩子接走,

有他在,我们很放心。”苑女士告诉记者。

有些学生下课后喜欢乱跑,崔师傅怕他们跑出去,下课时间长的话就带学生们去喂兔子、鸽子。为此,崔师傅还每天去菜市场捡烂菜叶。

今年教师节,因工作表现

优异,学校给崔师傅颁发了“荣誉证书”。“我们觉得崔师傅为校园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他工作各个方面也是尽职尽责,人也特别善良,为此学校党支部决定给他特予通报嘉奖。”滨城区第三小学校长李晓峰告诉记者。

“他的正直细心让我更爱他”

活塞厂宿舍新娘侯劲康今天要嫁给新郎陈德岐

文/片 本报记者 刘涛



开栏的话:

最近你家有什么喜事吗?

结婚、祝寿、宝宝出生是不是您情不自禁地要跟大家分享您的喜悦?“小鱼儿”社区版贴近民生,和您喜乐共享!即日起,本报推出《社区喜报》栏目,欢迎社区居民拨打报喜热线 3211123、18654399022。

家住活塞厂宿舍的侯劲康平时是一个性格内向,话不太多的女孩,但一谈起新郎陈德岐,她的嘴角上总是泛出幸福的笑容。她总说新郎人很正,心很细,就是这一点,让她更爱他。

25日,活塞厂宿舍门口架起了一个大红拱门,男女老少都在谈论着一件事,那就是侯劲康的婚事:26日,她就要嫁给新郎陈德岐。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让这个院子提前热闹起来。

在邻居于大爷的引领下,记者



新娘侯劲康和新郎陈德岐的结婚照。

祝福语:

侯劲康的爸爸:两个孩子要结婚了,希望他们婚后工作上能更加努力,生活上能相互扶持,彼此间要互相宽容,共同经营好他们的婚姻。

来到了侯劲康家,满屋子的人让这个本不是很大的房间显得有点拥挤。新娘侯劲康告诉记者,她和新郎官陈德岐是在两年前经人介绍认识的,这两年走过来,他们相亲相爱彼此间更加了解,最终他们修成正果,即将走进婚姻的殿堂。说起这两年,侯劲康和陈德岐之间没有发生太多事,在外人看来似乎有些平淡,但对于侯劲康来说却是平淡中有真爱。

他们两人同龄,性格相似,按侯劲康的话来说“我们注定走在一起”。两年中,他们像其他恋人一样

有过争吵,但最后都是互相让步,和好如初。“我们从吵架到和好没有超过一天的。”侯劲康笑着说。

谈话中,侯劲康拿过他们的婚纱照和记者一块分享,照片中的新娘和新郎笑容满面,恰似童话中的公主和王子。她告诉记者,新郎让她最感动的地方就是从没有忘记她的生日,“有时,我都会把自己的生日忘了,而他却想着。每次当他送来生日蛋糕和鲜花时,我才意识到原来我的生日到了。”侯劲康笑着说,“和他结婚真得很幸福!”

晒晒家中的老物件

和二姐同岁的老座钟



曹桂芳的母亲正在小心擦拭老座钟。

本报记者 于荣花 摄

这个老座钟有47岁了,是我家的宝贝。我最喜欢钟摆玻璃上的两朵牵牛花,颜色淡淡地略带可爱,跟家里色调也相配。说起来,这个老座钟和我们曹家还有一段故事。

1965年,我们还在东北老家住,当时父母一心想买个座钟,是因为喜欢,再者是因为钟表在生活中越来越必不可少。那天,父亲请了一天假,来到吉林五常市,花四十二块五毛钱买了一个烟台产的宝字牌座钟。可别小瞧了这四十多块钱,我父亲一月才收入六七十元。当时我的二姐刚出生6天,所以在大家的眼中,这个老座钟和二姐也算是“同龄人”了。

听父母说,这个宝字牌座钟是一位老艺人制作的,当时他的手艺似乎很有名气,大家认可得。后来听说这位老艺人去世了,做出来的座钟就跟以前的感觉不太一样了。我想这也许是心理作用,自家拥有的东西

总是格外地珍惜,特别是“上了年纪”的物件。

7年前,父母二人准备从东北搬到滨州来居住,看着一屋子的东西,大都舍不得扔掉,就是不舍得这个座钟。这时二姐打电话也特意嘱咐要把老座钟带来,大约也是因为和自己有一段缘分在里面吧。这样,夫妻二人的不舍和二姐的嘱咐更坚定了父母要将座钟带到滨州的决心。于是,两人将钟表放在一个箱子里,上下左右都塞上棉花,把座钟安全带到了滨州。

和父母一起生活和每日都有座钟提醒的日子让人感觉幸福。现在这个座钟走时还特别准确,只要定期给它上紧发条,铃声总会准时响起。我和母亲也会定期擦拭保养它,像宝贝一样珍惜。

无论是在睡梦中还是在阳台忙碌,只要钟声响起,心里就格外地踏实。

(口述:曹桂芳 记者于荣花 整理)